



春 香 傳

春 香 傳

冰蔚 木弟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春 香 傳
춘향전

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, 1951年版。

春 香 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名1531 字数60,000 开本787×1092 纸 1/32 印张3 3/8 插页1
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印数45001—48050册
京 定价14·00元

出版說明

根据朝鮮古代历史文献的記載，远在高丽恭愍王时代（1351—1374）就有了春香的故事在民間流傳。这故事在长期的口头流傳过程中，經過不断的潤色加工，到十八世紀末、十九世紀初才最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說“春香傳”。

这部小說反映了十八、九世紀之交李朝統治瀕于崩潰时期“金樽美酒千人血，玉盤佳肴万姓膏，烛泪落时民泪落，歌声高处怨声高”的深刻的阶级矛盾。小說通过李梦龙与春香的恋爱故事，对于封建社会加在青年身上的束縛，对于封建統治阶级的暴虐和荒淫无耻加以揭露和抨击。而春香的形象之所以感人，她对于李梦龙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所以值得人們同情，正是由于她的不畏权势、坚决反抗封建压迫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。

朝鮮解放以后，“春香傳”被改編成歌剧，多次在国内外上演。我国許多地方剧种也都演出了自己改編的“春香傳”，受到我国觀众欢迎。这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上的

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“春香傳”的版本很多，有全州土版“烈女春香守節歌”和“小春香傳”，京版“春香傳”以及汉文本“水山广寒樓記”和汉文“春香傳”等。本书是根据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全州土版“烈女春香守節歌”翻譯的。

上 卷

肅宗大王^(一)登基以來，聖恩似海，洪福齊天。聖子聖孫，有為有守。金膏玉燭^(二)，堯舜再世；衣冠文物，禹湯重生。^(三)左輔右弼^(四)，盡皆柱石之臣；虎衛龍驤^(五)，都是干城之將。治世之名，被於四野；盛德所感，化及鄉邦。不但朝廷之上，官吏全是忠良；就連那閭閻之中，孝子烈妇，也是家聞戶有。猗歟盛哉！百姓們含哺鼓腹^(六)，击壤高歌^(七)。真个是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

單表这时全羅道南原府，有一藝妓，名喚月梅。当初原是三南名姬，早年脫籍从良，嫁了一位姓成的兩班，和美度日。只有一件不如意處，看看年將四十，膝下猶虛。思想起來，心中郁闷，終日長吁短歎，以致染病在身。这日，月梅忽然想起了一輩古人之事，就將夫君請來，开口言道：“想你我二人，夫妻恩愛，必是前世的功德，結此良緣。我自跳脫烟花，以禮持家，女紅度日。不知尚有何等冤孽之事未了，以致不生一男半女？慢道此時冷清，六親無靠，眼前沒有一点親骨血；將來你我老了，誰是送終之人？祖上的香烟，豈不中断？为了此

事，我仔細尋思，意欲朝山進香，求神拜佛，或者上天見憐，賜給兒女，解此平生之恨，也不枉你我夫妻一場。不知夫君意下如何？”成參判^(八)道：“你我無后，果然苦惱。但求神拜佛，却也未必即得兒女。”月梅道：“話不是這般說。想當日天下大聖孔夫子，乃朝拜尼丘山而生^(九)；鄭子產^(一〇)乃朝拜牛聖山而生。我東方名山大川，有靈有聖，慶尙道熊川朱天仪，年老無子，只因朝拜了最高峯，天降麟兒，生下大明天子，开疆辟土，一代賢君^(一一)。足見但能虔誠，就可得子。”

常言道得好：“功德堆成不倒塔，虔誠種作不摧枝。”^(一二)月梅從這日起，便齋戒沐浴，前去朝山。行行去去，來至烏鵲橋邊，舉目四顧，只見：西北方一座蛟龍山，蒼茫葱翠，迤邐宛延，直伸向戌亥一方而去；正東方古木參天，禪院寺隱約在望；正南方雄峯高聳，乃是智異山；蓼川一水，宛如碧帶，曲折環抱，流向東南。真個是江山如畫，別有乾坤。月梅無心賞玩風景，只顧翻山越嶺，涉澗渡溪，一逕走入了智異山。登上般若峯，從峯頂俯看眾山，又是一番景色，名山勝地，果然不同。月梅便在峯頂，結了一座拜壇，供奉香花異果，俯伏於地，向過往神祇，默默禱告。這日乃五月端午甲子日也。也是上天見她千辛萬苦，給她報應。月梅正在至誠默禱之時，忽見天空霞光万道，瑞氣千條，有一仙女，乘了一只青鸞，破空而來。那仙女頭戴花冠，身着霓裳，滿

身珠翠，环佩叮噹，手执桂花一枝，降落拜壇之上。当时稽首言道：“吾乃洛神^(一三)是也。只因前往天宮，進獻蟠桃，在廣寒殿里，遇着了赤松子^(一四)，我二人旧情未断，稍有纏綿，以致鑄成大錯。玉皇^(一五)盛怒之下，降了聖旨，將我貶下塵凡。正在彷徨之际，头流山^(一六)山神令我投入你家轉世，因此前來。”說罷，就扑入月梅怀中。月梅方在迷糊，忽聞鶴唳長空，驚开双目，却是南柯一夢。她定了定神，然后把此事告訴了成參判。夫妇二人，都十分欢喜，知是生子的顯兆^(一七)。說也奇怪，从这一日起，月梅天癸不至，果結珠胎。怀孕十月，看看就待臨盆，这一天，忽然異香滿室，彩云繚繞，月梅於疼痛昏迷之中，但听呱呱一声，孩兒墜地。月梅滿心以为必是男孩，誰知却是一个女兒。当日求神夢中之事，此时想來，竟然是真非幻。心中疼愛，不覺更加了几分。給她取了一个名字，喚做春香。小心撫養，真同掌上明珠一般。这春香又和別家小孩，有許多不同之处，年方七八歲，就知書識禮；侍奉双親，十分尽孝。不但鄰里誇讚，竟然閩邑稱揚。正是：

慈親生孝女，女孝世無双。

且說京師^(一八)三清洞，有一位兩班李翰林^(一九)，原是簪纓世族，闕閣名家。这日，聖上臨朝，要选那忠孝之士，任为字牧之官^(二〇)。当下打开了忠孝錄，从头到尾，

仔細觀瞧。看到了李翰林的名字，知是由果川縣監〔二一〕升為錦山郡守〔二二〕的，这就分外加恩，除授他做南原府使。李翰林接过聖旨，入朝謝恩。陞辭已畢，即便啓程，不日來到南原府。接任以后，省刑簡政，弊絕風清。喜的是五谷丰登，四方無事。博得賢名美績，傳播人間。正是：

童謠欢乐唱康衢〔二三〕，人壽年丰慶有余，
更喜孙賢子又孝，堪稱盛世比唐虞。

不覺間，已到三春時候，雜花生樹，飛鳥穿林。春色怡人淡復濃，南山花放北山紅，楊枝吹做千條綫，喚侶黃鸝弄曉風。只見那百花深處，杜鵑成羣，飛去飛來，爭鳴不已，把春光點綴得十分熟透。真是一年好景，旖旎風光。

這番景色，打動了一个人。此人非他，李使道的孩兒李道令〔二四〕的便是。這李道令，年華二八，文雅風流，彷彿當年杜牧之的模樣。更兼度量可容滄海，胸襟豁達過人，聰敏絕頂，文章滿腹。吟成李太白的詩篇，寫成王羲之的字體。這日，他在書房之中，忽向房子問起：“此地有何佳景，可以發人詩興？你且說上一兩處，給我聽來。”那房子回答道：“道令目前正当苦讀以求上進之時，豈可問那遊山玩水之事。”道令道：“爾說此話，全然無知。從來文人學士，都愛縱情山水，山水正乃風月詩文之本。就是神仙，也要周遊天下，才得法力高深。

当初司馬相如，若非南歷江湖，如何能留下‘狂瀾盛波，陰風怒号’这等的句子？宇宙万物，瑰丽奇偉，古人書中，無所不包。詩中天子李太白，載酒縱歌飲於采石磯前；苏东坡，秋夜待月遊於赤壁之下；还有那白乐天，楓叶蘆花，在潯陽江邊送客；我朝世宗大王〔二五〕，宏開法會，降香報恩俗离山文藏台上〔二六〕。这都是遊山玩水的故事，你可知道？”

那房子听了道令之言，十分有理，这就从头叙說四方風景。先从京师說起：出了紫霞門，就是七星菴，青蓮菴，洗劍亭。接着又說平壤的練光亭，大同樓，牡丹峯；英陽的乐仙台，報恩俗离山文藏台；安義的殊勝台；晉州的臺石樓；密陽的嶺南樓。說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問道令这些地方可好。然后又說到全羅道：泰仁的披香亭，茂朱的寒風樓，全州的寒碧樓。他告訴道令：“這些地方，也很不錯。”最后他才說到南原：出了東門，長叶林中禪院寺，景色清幽；出了西門，有千古英雄的關帝廟，塑像尊嚴，神威凜凜；出了南門，有廣寒樓，烏鵲橋，瀛洲閣，都是勝處；出了北門，層巒疊翠，“青天削出金芙蓉”〔二七〕，蛟龍山美妙奇絕，大可一觀。房子說罷，請道令定奪。道令說：“先去廣寒樓、烏鵲橋走走吧！”

道令当时抽身入內，面稟李使道：“今日天朗氣晴，惠風和暢，孩兒意欲出外巡城〔二八〕一番，尋詩覓句，不

知父親允是不允？”使道聞言甚喜，立即答應，並且說道：“遊覽南州〔二九〕風物，必須拟得詩題帶回才是。”

道令退出，即命房子牽驢備鞍。房子聽得吩咐，霎時備妥。但見：

玉鞍錦韂黃金勒，絲韁五綵朱青色，照眼
銀燈垂兩側，恰似佛珠來裝飾。

房子手拿一根紅纓紫帶珊瑚鞭，上前向道令說道：“驢已備妥。”那道令此時早已打扮齊整，但見：

面如傅粉，髮似烏絲，長長的辮子上，輕巧地墜着一塊石黃。上身成川水紬襖，下身細白紵麻褲。細布長袜，套着蟬翼藍甲紗；絲緞坎肩，結着密花琥珀扣。油亮裏腿，纏於膝下；螢綃毛絹，系於腰間。胸纏黑絲繩，足登粉唐鞋，唐八絲繡口袋懸於左側，双文紬天青衫罩在全身。

房子拉驢引鐙，扶道令登鞍。道令攬轡，徐徐而行。房子和一名通引〔三〇〕，前呼后拥。出了南門，用鎖金圓扇遮着陽光，沿着官道，一路行來，十分瀟洒。那道上之人，人人愛慕，說不尽：有橘盈車，杜牧之醉過揚州；操琴誤譜，周公瑾回头一顧。正是：

“香街紫陌鳳城內，滿城見者誰不愛。”〔三一〕

來至廣寒樓，道令下了雕鞍，緩步而上。登樓一看，果然景色非凡。“赤城映朝日，綠樹搖春風。”〔三二〕薄霧

瀰蒙，香風氤氳。“紫閣丹樓紛照耀，璧房錦殿相玲瓏。”〔二三〕眼前竟似臨高台，“瑤軒綺構何崔嵬”〔三四〕。這里比得過岳陽樓，亞賽似姑蘇台，名曰“廣寒”，當之無愧。前有一水：吳楚東南，彷彿洞庭之波；硯池西北，依稀鄱陽之浪。再看那一面：花花草草，白白紅紅。鸚鵡孔雀，上下翻飛。蒼松蟠曲，針葉飽孕春風；瀑布潺湲，溪泉曼聲低唱。那溪畔野花怒發，爭奇斗妍，仰看着落落長松，更顯得綠蔭芳草勝花時。桂樹，紫檀，碧桃，牡丹，一片葱綠。蓼川江水，遠漾輕波。又向一處望去，只見有一美人，宛如春鳥，滿懷春情，頭上插了一枝杜鵑，口中含了一枝芍藥，玉手提着羅裙，盈盈而來，行至溪邊，蹲下身去，洗手濯足。見那清泉可愛，捧着水，輕輕漱了一漱口，然後又輕輕吐出。站起來，拾了一塊石子，遙遙擲入柳林之中，驚逗黃鶯。正是：“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”〔三五〕柳樹含烟，垂楊拂水。雄蜂雌蝶，翩翩在萬花叢中，飛來飛去，有時歇落花枝之上，親吮嫩蕊。金色黃鳥，双双從上面飛過。此是廣寒真景，還有那更为美丽的烏鵲橋。好一座廣寒樓，真可說是湖南第一樓。李道令賞玩佳景，詩興大發，就口占一絕。詩曰：

高明烏鵲船，廣寒玉階樓。借問天上誰織女，至興今日我牽牛。

這時有那內衙〔二六〕，搬上酒桌。道令飲了一杯，面帶微醺，便叫都與通引和房子吃去。道令點起菸來，慢

慢吞吐，口噴烟云，十分高兴，不覺說道：“那忠清道熊川水營寶蓮菴，怎能比得此處的景色！看這紅的絳紅，青的靛青，白的雪白，柳陰黃鳥，嚶嚶求友之声，真個惹入春興。黃蜂白蝶採花香，到得春來鎮日忙，仙島瀛洲來眼底，清流轉比銀河長。此處恍如天上，怎的月宮中却見不見嫦娥！”這日正是五月端午，天中佳節也。

且說月梅之女春香，此時早已成年。精通詩書，諳曉音律。見此大好春光，不肯輕輕放过。這日携了侍女香丹，踏青郊外，去盪秋千^(三七)。只見她垂復着玉蘭般的鬢髮，金鳳搖天；搦擺着楊柳般的腰肢，羅裙曳地。儀态万方，容顏出众。來至廣寒樓前，遠遠看見那邊百尺高的楊樹下，懸着一架秋千。這便輕移玉步，走入丰林，只顧踏着蕤蕤的芳草，那管驚起對對的黃鸝。到了秋千架下，那春香先脫下水石榴紋草綠長衣，淺藍紡絲外裙，挂在樹枝之上。然後又脫下紫紬繡唐鞋，放於地上。把那合身白紡絲新襯衫裹一裹緊，伸出玉手，抓住軟熟秋千繩索，一双纖足，穿着白綾袜，輕輕踏上了秋千板。亭亭玉體，立於板上，微風拂面，揚起云鬟。她用手臂挽住繩索，伸手掠着頭髮，插緊了玉簪，端正了細梳與密花粧刀。這時配上她那廣原絲^(三八)紅罩襖，顯得分外俊俏。春香喚着香丹道：“我蹬一下，你與我推一下；我蹬兩下，你與我推兩下。”香丹應聲去推。推

了九回，悠悠盪起，只見風生足下，头上樹葉沙沙作响，一來一去，往復不止。此情此景，好有一比：

綠蔭千尺，紅裳迎風放異彩；長空萬里，
白雲閃電發奇光。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”〔三九〕
盪向前時，如盈盈燕子，桃紅一點；盪向後時，
似翩翩蝴蝶，粉翼雙飄。那是人間女子挽纏
戲弄秋千架，分明是巫山神女乘云飛舞在陽
台。

春香一面盪着秋千，一面却又伸出手去，攀花折枝，
插在髮上。盪了一會，便喚香丹道：“香丹！秋千上風
大，我有点禁受不起，你与我挽住吧！”話猶未了，只听
噹啷一声，原來是她头上插的那枝玉簪，掉落到水邊磐
石之上。春香急道：“簪子，簪子呀！”正是：
玉音妍态難描畫，燕子三春飛去來。

且說李道令在那廣寒樓上，远远看見了春香，不覺
神魂顛倒，好似說夢話的一般，自言自語道：“想当初，
范少伯泛扁舟遊於五湖，隨行有西施作伴；那西施雖然
算得十分美貌，比起这个人兒，恐怕还有些不如。西楚
霸王項羽，兵敗垓下，月夜慷慨悲歌，有那虞姬，在錦
帳之中，聞聲起舞；那虞姬雖然算得十分美貌，比起这
个人兒，恐怕还有些不如。还有那，王昭君离朝，出丹
鳳闕，到白龍堆，留下了一座青塚；那王昭君虽然算得

十分美貌，比起这个人兒，恐怕还有些不如。又还有，班婕妤深居長信宮，獨誦‘白頭吟’；那班婕妤虽然算得十分美貌，比起这个人兒，恐怕还有些不如。更有那，昭陽宮里的趙飛燕，身輕能作掌上舞；那趙飛燕虽然算得十分美貌，比起这个人兒，恐怕还有些不如。这个人兒，不知是洛浦仙人，还是巫山神女？”那李道令原是一位未婚少年，見了这样的美貌嬌娃，禁不住心旌搖搖，魂飛天外。

當時李道令喚過通引，指與他說：“你看，在那花柳叢中，忽隱忽現的是甚麼？看仔細了，說與我知道。”通引順着看去，一眼就看到了，他原認識春香，這便回道：“那人名叫春香，乃是本地藝妓月梅之女。”道令不由自主地贊歎道：“這個女子，有些不比尋常！”通引道：“道令所見不差。這春香之母，雖是藝妓；而春香自己，却与众不同：不但國色天香，而且針黹超羣，文才出众。可說是南原的女中魁首！”道令聞言，微微帶笑，便令房子道：“她既是藝妓之女，你可速去，為我喚來！”房子回道：“道令有所不知：春香花容玉貌，蜚聲南國。那些防僉使、兵府使、郡守、縣監，各地官長，以及閒暇無事的花花兩班，盡皆前往求見。這春香雖然色比庄姜^[四〇]，才如李杜^[四一]；却又德齊太姒^[四二]，節賽英皇^[四三]。她是當今天下的絕色，也是萬古女中的君子。不是小人亂說，道令要想呼之即來，恐怕是办不到。”道令大笑道：“房子，

你不知道‘物各有主’嗎？‘金生丽水，玉出崑崙’^(四四)，那都是各得其所。不必多言，快快与我喚來！”房子聞言，不敢怠慢，即时走向前去，权充青鳥使，去喚春香。春香聞听呼喚，吃了一驚，回头見是房子，就問：“大呼小叫，喚我作甚？”房子道：“大事不好！”春香道：“何事驚慌？”房子道：“使道公子李道令，現在廣寒樓，適才見到你的模樣兒，特地着我喚你過去。”春香一听此言，不由發惱道：“那道令並不知我是何人，怎會前來喚我？定是你这傻瓜，多嘴多舌！”房子道：“不能怨我多嘴，只能怨你自己的不是：你要盪秋千，尽可在自己家里后院之中，系上兩根繩子，自在玩耍，有誰知曉？你却不肯檢點，跑到這廣寒樓來盪秋千！你盪秋千不打緊，偏偏選在這個勝花時節，漫舞春風，在那花紅柳綠之中，盪來盪去，雙足登云，風揭紅裳，玉膚畢露，任誰見了都要動心。如今道令既然喚你，你只索前往，有甚推辭！”春香道：“休要強辭奪理！今日乃端午佳節，多少他家處子^(四五)，都來此處戲盪秋千，豈止是我一個！我既非時仕^(四六)，你對閨閣女子，呼來叱去，實在有失體統！你便喚我，我也不去。你只怪自家多嘴，與我無干。”房子吃了一頓搶白，只得照實回稟道令。那李道令一听，不但沒有絲毫怒容，反倒暗自誇獎，春香果然是有些出众。當下就低聲吩咐房子，如此如此。

房子奉了道令之命，前來再找春香，春香已自回家